



看劍念奴嬌

下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4年10月



险恶江湖系列卷二

看剑念奴娇

(下)

独孤残红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02号

险恶江湖(二卷六本)

负剑少年游 卷一

看剑念奴娇 卷二

独孤残红 著

责任编辑 覃文静

封面设计 李 戟

出 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

发 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发行

印 刷 长沙电力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1092 1/32 45 印张 900 千字

版 次 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5363—2961—X/I·762 一卷二卷共6本

定价：46.00元

看劍念奴娇

下集目录

三十一	棺木板下的陷阱	1
三十二	招亲擂上的怪客	17
三十三	红黑双魔头	34
三十四	双魔遇上怪和尚	49
三十五	沙渺渺变戏法	65
三十六	人蛇大战万蛇谷	80
三十七	蚀本买卖	96
三十八	交易，又一次交易	112
三十九	两顶彩轿	127
四十	公子果然是人妖	143
四十一	吸星天魔大法	159
四十二	走进广贤村	175
四十三	九个酒葫芦的醉汉	191
四十四	深涧在育葵	208
四十五	地窖争雄	224

三十一 棺木板下的陷阱

义胜庄。

停放棺木厅下的密室。

靠北一张雕花红漆木榻。

一张小桌，一张茶几，几张板凳。

摆设十分简陋。但，地上却铺着波斯红毯，墙上挂着各式名贵的刀剑，墙四角摆着四件唐代彩釉瓷瓶。

看这些刀剑，天下有名的几乎全部收集到了这里，可见主人的权势。

看墙角四只瓷瓶，皆是唐代贡窑中的精品，其价值无法估计，可见主人的富有。

主人是个身材枯长、干瘦的老头。此刻，他正躺在床上。

密室顶上燃着一盏宫灯。昏黄的灯光投射在他蜷缩的身上。

床前，站着义胜庄庄主夏世炎。

她手中捧着一个木盒，默然地站立着，那神情显然是不敢惊扰瘦老头。

瘦老头的身子动了动，缓缓地转过身，睁开了眼睛。

“爹，您醒了？”夏世炎垂着头，低声发问。

瘦老头没说话，向她伸出了手。

他目光闪烁，动作很慢很慢，就像一条经过冬眠后刚刚苏醒蠕动的蛇。

夏世炎双手将木盒送上：“苏三泰的人头和内纱衣已经取到了。”

瘦老头扁扁嘴，坐了起来，双手接过木盒。

夏世炎靠近床沿，伸手揭开木盒盖。

盒内，一件内纱衣。

瘦老头将木盒递到夏世炎手中，双手拎起内纱衣。

内纱衣透着光亮，隐隐闪着黄色的光彩。

瘦老头抿唇一笑，将内纱衣扔到床角，然后目光盯着盒内。

盒内，内纱衣下是苏三泰的人头。

瘦老头眯起眼问：“这是苏三泰的人头吗？”

夏世炎道：“女儿已经验过了，这确是苏三泰的人头。”

“是吗？”瘦老头说话间，蓦地伸手将盒中人头抓起。

苏三泰虽然人已死，头颅被切下，但面色依然未变，双眼圆睁，一副死不瞑目的模样。

瘦老头捏住苏三泰的腮帮，把嘴板开，数了数嘴内的牙齿，咧嘴笑道：“果真是苏三泰的人头！”

夏世炎不明白瘦老头此话的意思，抿抿嘴没有出声。

瘦老头将苏三泰的人头，放入盒中，笑着道：“你很能干，不愧是爹的好女儿。”

“谢谢爹爹夸奖。”夏世炎捧着木盒，转回身。

瘦老头突然把夏世炎腰身抱住：“乖女儿，让爹开开心！”

“爹，”夏世炎眉头皱起，“这是什么时候……”

瘦老头打断她的话：“现在是爹最开心的时候，爹要好好地乐一乐。”

“可是……”夏世炎还想说什么。

“来吧！”瘦老头猛地将夏世炎扳倒在木榻上。

她手中的木盒掉到地上，苏三泰的人头从盒中蹦出，滚落到墙角瓷瓶旁。

“爹！”夏世炎发出一声惶急的呼喊。

“你不愿意？”瘦老头瞪起了细眼，手按在她胸脯上。

她扁扁嘴，皱起的眉头散开，脸上绽出笑容：“当……然愿意，只是……”

“只要你愿意就行。”瘦老头截住她的话，三下五除二，像剥香蕉似的，将她衣服剥了个精光。

她安静下来，静静地躺着。

瘦老头褪去身上的衣服，像蛇一样缠上她的身体，又捏又咬。

夏世炎这位身体魁梧，自比为刘金定的巾帼英雄，在瘦老头干枯的身躯下痛苦地呻吟。

足足过了半个时辰。

瘦老头从夏世炎身上爬下来。

夏世炎强颜欢笑，开始穿衣。

她身子微微地颤抖着，雪白的肌肤上布满了青红紫绿的伤痕，肩背与大腿上被咬破皮肤的地方，还渗着丝丝鲜血。

惨白的宫灯，像一把刀刃刮在她瑟瑟发抖的胴体上。

瘦老头冷电似的目光盯着她，歪斜着嘴，满意地笑着。

待她穿好衣服之后，瘦老头才将衣穿上。

“爹，女儿告退。”夏世炎弯腰准备去捡地上的木盒。

瘦老头摆手阻住她：“木盒就留在这里吧，你去请冷子秋到这里来。”

“请冷子秋上这里来？”夏世炎瞪圆了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间义庄棺木下的密室，除了瘦老头与她之外，庄内无任何人知道，更不用说有人来过这里了。

为什么要请冷子秋上这里来？

难道瘦老头要杀人灭口？

瘦老头沉下脸道：“快去。”

“是。”夏世炎点点头，复又顿了顿道，“不过……”

瘦老头冷声打断她的话：“你以为他真是冷子秋吗？”

夏世炎惊愕地道：“他不是冷子秋？”

“哼！”瘦老头呵呵一笑，“冷子秋根本就杀不了苏三泰，而且他也不会接受去取金陵宝藏内纱衣的买卖。”

夏世炎皱起眉道：“他是谁？”

瘦老头声音陡地变得低冷：“他就是我向你说过的，多年来我一直在等待的皇祖亡灵圣命使者。”

夏世炎惊呼出声：“圣命使者！”

瘦老头招招手：“你过来。”

夏世炎靠近前去。

瘦老头在她耳根旁道：“你去引他进密室，然后……”

夏世炎点着头：“女儿明白了。”

夏世炎躬身退出了密室。

瘦老头霍地跳下木榻，双手一扬。

“蓬！”顶壁和两侧壁上亮起了灯光。

明亮的灯光，把密室照得通明透亮，连角墙瓷瓶旁苏三泰人头上的胡须，都能一根根看得清楚。

这是一种利用光明设下的陷阱。

光明使人有安全感，但很多人就是死于这种感觉，瘦老头望着光亮，阴恻恻地笑了。

徐天良站在窗前，面色阴沉。

窗外，一弯弦月，吃力地从云层中透射出昏黄的幽光。

远处，天地间一片混沌。

冰凉的夜风，从窗扉旁呼呼吹过。

他心里很急，急于离开这里，前往金庸。

但，他还不能走，他在等待主人的旨令。

他不知道主人在哪里，什么时候会向他下达旨令，因此，心如火焚。

十天的期限，实在是太短，钱小晴随时都可能出差错。

此时，房门推开了。

他急急地转回身。

房门口站着夏世炎，一双闪亮的眸子瞧着他。

“庄主有……何吩咐？”他声音有些儿发抖。

他接到的旨令是：一切行动听夏世炎的指挥。

苏三泰已杀，内纱衣已经取回，他该可以离庄了！

夏世炎凝视他片刻，噜噜嘴：“你随我来。”

没待他回话，她转身就走。

他没有任何考虑的余地，跨步出房，跟了过去。

夏世炎将他引到义庄内。

徐天良望着厅内，昏暗灯光下的棺木，心中惊疑不定。

夏世炎带自己来这种地方做什么？

夏世炎在左首第一口棺木前站定。

棺盖上点着的清油灯，将她照成了一张花脸。

她向他眨了一下眼：“我爹要见你。”

徐天良愣了愣：“你爹？”

他不明白她向自己眨眼的原因。他知道那是一种暗示，但不知她在暗示什么。

她再次重复道：“是的，我爹要见你。”

徐天良定住心神：“你爹在这棺木里？”

她没答话，却伸手推开了棺木盖板。

他的眸子陡地泛出一抹光焰。

他看到她在推盖板时，手指在盖板画了两个字：小心。

小心，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有人想暗算自己？

棺木内躺着一具尸体。

“这就是……”他话刚出口，随即顿住。

棺木底板连同尸体悄然推开，棺底露出了一个洞口，洞口有强烈的光线射出。

夏世炎摆了摆手：“冷壮士，请。”

徐天良略一犹豫，跃身跳入了棺内。

夏世炎随后跳入。

带着尸体的棺木底板悄然复位，盖板也随之盖上。

徐天良踏入密室。

耀眼的灯光，加上彩釉瓷瓶的反射光，令人眼花缭乱。

徐天良一眼就看到了瓷旁的苏三泰的人头，不觉皱起了

眉头。

苏三泰圆瞪的双眼，毗裂的嘴，似乎在向他告警。

瘦老头端坐在小桌旁。

灯光下，瘦老头青衣长褂，年约六旬，淡黄眉，水泡眼皮，绿豆眼珠，塌鼻，阔嘴，相貌十分丑陋。

徐天良心弦一颤，全身肌肉顿时收紧。

这就是苏三泰所说的，义胜庄的丑老头！

他心中顿生几分戒意。

“冷壮士。”瘦老头欠了欠身子，沉冷地道，“老夫有失远迎，还望见谅。”

徐天良拱起双手，恭谦地道：“在下能见到夏老，真是三生有幸，但不知夏老如何称呼？”

瘦老头呵呵一笑道：“冷壮士，你弄错了，老夫并不姓夏。”

徐天良诧异地道：“你是夏庄主的爹，怎会不姓夏？”

瘦老头扁嘴道：“夏庄主是老夫的义女，所以老夫并不姓夏。”

“对不起。”徐天良抱歉地道，“请问前辈尊姓？”

瘦老头端正了身子，正色道：“老夫贱姓匡。”

徐天良接着问：“台甫？”

瘦老头道：“正国。江湖人称阴阳刀剑手，又叫笑面狼。”

好一个阴险的绰号！听到这种绰号，就须得谨慎三分。

说话间，夏世炎已将茶沏好。

匡正国摆摆衣袖：“请坐。”

“谢匡前辈。”徐天良衣襟一擦，落落大方地坐下。

匡正国端起茶盅呷了一口，犀利的目光似利刃刺在徐天良脸上，沉缓地道：“在老夫记忆中，冷壮士该不是这个模样。”

徐天良镇定地道：“人的模样不会变么？”

匡正国冷声道：“人当然会变，面容可能会被毁，但骨骼决不会变，冷子秋比你矮小许多。”

徐天良微微一笑：“是吗？”

匡正国捂住茶盅肃容道：“请问壮士尊姓？”

徐天良端然地道：“免~~重~~，贱姓徐，名天良，字号狼崽。”

“爽快！”匡正国拍掌道，“你是老夫遇到的第一位少年豪侠。”

徐天良沉声道：“匡前辈过奖。”

匡正国扬扬手，对夏世炎道：“取酒来！爹爹今日要与徐少侠痛饮一番。”

夏世炎应诺着，退到木榻墙边，打开壁中暗柜，取出一只小酒坛子。

徐天良心中犯疑。

匡正国究竟想干什么？难道是……

夏世炎将酒送到桌旁。

匡正国左手接过酒坛，右手二指一挥，坛口“嗤”地被削开。

他手指并未触到坛体，仅是指风已将坛口削开，而且削口如同刀刃切过，其内力之强可想而知。

徐天良表面上毫无反应，心中却是骇然。

匡正国呵呵笑着，一副十分愉快的样子，抓过桌上的酒杯，将酒斟满。

“徐少侠屈驾光临小室，蓬壁生辉，老夫先敬你一杯！”匡正国端起酒杯，斜眼瞧着徐天良。

徐天良抓起酒杯，一饮而尽：“在下先干为敬。”

“豪爽！”匡正国喝彩一声，仰脖将酒饮下。

夏世炎赶紧上前斟酒。

酒很浓，度数很高，味道极好，但说不出是哪一种酒。相互交往，连饮三盅。

匡正国目光盯着徐天良系在腰间的织锦袋：“能借用少侠的宝剑一观吗？”

徐天良沉住气道：“当然可以。”

他说着，解下织锦袋，搁到桌上。

匡正国从袋中取出改装过的天神剑看了看，赞声道：“好剑！”

徐天良浅笑道：“一把破剑，匡前辈不要取笑。”

匡正国吮起腮道：“你这话骗得过别人，骗不了老夫。因为老夫最大的嗜好，就是酷爱收集天下的名剑与名刀。”

“哦。”徐天良淡淡地道，“如此说来，匡前辈该是名剑的鉴别家了，就请您看看在下这把剑，究竟是什么剑？”

匡正国用干枯的手，在剑鞘上轻轻地抚摸着，缓声道：“这剑鞘经过了改装，已非原貌。剑鞘该为天谷神木所制，呈暗红色，斑纹极似铁鞘上的锈斑，剑鞘上应该还有‘天狼神月’四个篆体小字。”

徐天良闻言吃惊非小。

看来，匡正国果真是名剑的鉴别高手！

匡正国搁下剑道：“若老夫猜得不错，这该是当年神谷门门主燕神飞，使用过的那把天神剑。”

徐天良差一点从板凳上跳了起来。

他吸了口气道：“何不抽出剑来看看？”

匡正国目芒一闪：“不可。”

徐天良抿起嘴：“为什么？”

匡正国嘿嘿笑了两声道：“徐少侠是要考老夫？此剑乃灵气之物，出剑必要见血，否则不能归鞘。你是老夫的朋友，老夫不愿在这里见到一丝儿血。”

徐天良鼓掌道：“匡前辈见多识广，实令在下服佩得五体投地。”

匡正国低哼了两下，并没有说客气话。

徐天良目光转向正壁：“这壁上的刀剑，想必是名贵之物，能否让在下也看一看？”

匡正国二话没说，拍拍手：“世炎，取宝刀来。”

夏世炎先取三把刀，搁到桌上。

匡正国左手按住桌沿，右手在桌上一拍，“嘤当！”三把刀发出龙吟虎啸之声，一齐跳出刀鞘。

一股巨大的功力，沿着桌面袭来。

徐天良拼尽全力，运功于左手抵住桌子，右手将弹啸着要出鞘的天神剑按住。

匡正国松开左手，双手一抄，已把三把刀，并排按在了桌面上。

他面含微笑，轻松自如，仿佛根本不曾运动过功力。

徐天良面色微白，头额渗汗，气喘略微。

若论内力，徐天良比这个瘦老头还差了许多。

匡正国指着刀，浅笑道：“这三口刀，乃魏文帝曹丕鉴造，一曰灵宝，二曰含璋，三曰素质，皆为罕见的名刀。”

说着，他手指一动，刀锋抖颤，寒芒毕射，室内灯火顿失光彩。

徐天良赞口道：“好刀！”

他虽然惊吓，但这是出自内心的赞扬。

匡正国拿起灵宝刀，晃了晃道：“此刀还有七宝，称为四益三绝。四益是：一决胜负，二防盗贼，三防刺客，四避精邪。三绝是：切金、断玉、吹毛发。”

说着，他伸手在夏世炎头上扯下一绺长发，搁到刀刃口上，然后对着毛发轻轻吹了一口气。

毛发触刀刃，立即断成两截，飘曳在空中。

徐天良攒紧了眉。

不知匡正国用什么手段，居然收到这三口宝刀。

匡正国将三口刀收入鞘内，递给夏世炎，然后道：“取宝剑来。”

夏世炎将刀挂回到左壁，再从右壁上摘下四口宝剑。

四口宝剑刚搁到桌上，天神剑便一阵颤抖，鞘内发出了啸声。

匡正国眯起细眼道：“请徐少侠将剑收起来；这些宝剑相生相克，不可以并排在一起。”

徐天良将天神剑收回到桌下。

四口宝剑，三长一短。

匡正国凝目道：“战国时期，欧冶子曾用妻儿的肉体熔于火炉，练成五口名剑。这五口剑，三大两小，其中湛卢、纯钩和盘蛇剑，称为大形三，巨阙和鱼肠剑，称为小形二。”

徐天良忍不住道：“这三口长剑，就是湛卢、纯钩与盘蛇剑？”

匡正国点头道：“不错。”

徐天良指着短剑道：“这口剑是巨阙，还是鱼肠？”

匡正国轻叹口气道：“是巨阙剑，老夫至今还未找到鱼肠

剑，不能使五剑重逢，实是遗憾。”

匡正国将四口剑一一拔出，给徐天良看过，然后收入鞘内。

徐天良道：“匡前辈所收藏的宝刀和宝剑，令在下大开眼界，真是幸运已极。”

匡正国眼中闪着冷芒道：“有人曾说，若见过曹丕和欧冶子的三刀五剑之后，纵是死也无憾了，不知徐少侠，是否也有同感？”

徐天良瞳孔深处，闪过一抹绿芒：“在下还未见到鱼肠剑，五剑少一，不能不说是终身的遗憾。”

他已猜测到对方的企图，全身的汗毛都已悄悄竖起。

他只是弄不懂，为什么夏世炎会在入密室前，给他一个“小心”二字的警告。

匡正国抿了抿嘴唇道：“老夫虽然没有找到鱼肠剑，但却找到了一对雌雄剑。两剑单独虽不能与鱼肠剑相比，但合在一起，却也差不到哪里去。”

未等他开口，夏世炎已从暗柜中捧出一个木匣子，走到桌旁。

她将木匣子往桌上一搁，站在了两人之间。

匡正国向她丢了个眼色：“亮剑给客人瞧瞧。”

徐天良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抖动。

匡正国为什么要向她暗中丢眼色？

其中必然有诈！

他已处于高度戒备状况。

夏世炎打开木匣，取出两把剑来。

两把闪光的剑，剑身很短，光华隐隐，寒气逼人，刃尖

上似乎有一道芒尾在闪动。

不用说，一看便知这是两把削金断玉的利刃。用它杀人，只要部位准确，不用费什么力气，也不会发出什么声音。

徐天良喝彩一声：“好剑！”

“剑”字刚出口，夏世炎手腕一抖，双剑刺向徐天良前胸和右肋。

徐天良因坐着，距离又是这么近，加上因夏世炎的告警，没料到她会出手，仓猝之间，根本无法躲避。

虽然如此，他仍是本能地从板凳上跃起，托地后跃。

然而，夏世炎的双剑在半途中却倏然回折，突地刺向匡正国。

意想不到的变化，实是出人意料。

徐天良在后跃之中轻哦了一声，表示惊讶。他料定匡正国难逃夏世炎这一击。

今夜的事，非人所能料。

匡正国对夏世炎的这一击，居然早已有防范。

他冷哼一哼，左臂往下一划，右掌平推而出，同时头微微一侧，口猛然张开，射出一道寒芒。

夏世炎右手的剑，被匡正国的左手格开，右手的剑刺到匡正国右肋下时，肩头猛中一掌，身子倒飞起来。

“嗤！”徐天良左胸心脏部位，被寒芒射中，身躯怦然倒地。

夏世炎粗大的身躯跌在彩釉瓷瓶上，“哐啷！”瓷瓶被砸得粉碎。

“哈哈哈哈！”匡正国发出一阵尖厉而得意的大笑。

宫灯在笑声中摇晃。